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三十四

明 丘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嚴武備

戰陳之法

下

通典司馬穰苴曰五人為伍十伍為隊一軍凡二百五十隊餘奇為握奇故一軍以三千七百五十人為奇兵

隊七十有五以為中壘守地六千尺積尺得四里以中壘四面乘之一面得地三百步壘內有地三頃餘百八十步正門為握奇大將軍居之六纛五麾金鼓府藏輜積皆中壘外餘八十七百五十人隊百七十五分為八陳六陳各有千九十四人六陳各減一人以為陳之部署舉一軍則千軍可知

蘇軾曰司馬法曰五人為伍五伍為兩萬二千五百人為軍二百五十取三焉而為奇其餘七以為正四

奇四正而八陳生焉夫以萬二千五百人而均之八陳之中宜其有奇而不齊者是以多為之曲折以盡其數以極其變鉤聯蟠屈各有條理

臣按凡兵者有四正四奇皆合而為一或離而為八是曰八陳故以正合為奇勝也大抵穰苴之法即古司馬之法其隊伍營壘坐作進退之度皆有所本世謂之穰苴陳法陳法者所以訓齊士卒使其上下如一前後左右進退周旋如身之運臂臂

之使指無不如意也

孫子曰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勢如彊弩節如發機紛紜紜鬪亂而不亂也渾渾沌沌形圓而不可散也

李靖曰臣脩其術凡立隊相去各十步駐隊去師隊二十步每隔一隊立一戰隊前進以五十步為節角一聲諸隊皆散立不過十步之內至第四角聲籠槍跪坐於是鼓之三呼三擊三十步至五十步以制敵之變馬軍從背出亦五十步臨時節止前正後奇觀

敵如何再鼓之則前奇後正復邀敵來伺隙擣虛
吳起教戰之令短者持矛戟長者持弓弩强者持旌旗
勇者持金鼓弱者給廝養智者為謀士鄉里相比什伍
相保一鼓整兵二鼓習陳三鼓趣食四鼓嚴辦五鼓就
行聞鼓聲合然後舉旗

臣按說者孫吳兵法主於權譎非王者之師然其
計謀雖有詭詐而其行軍布陳之法則多有可取
蜀諸葛亮推演八陳圖咸得其要

杜牧曰數起於五而終於八今夔州諸葛武侯以石縱橫八行為方陳奇正之出皆生於此奇亦為正之正正亦為奇之奇彼此相用循環無窮也諸葛出斜谷以兵少但能用六數今蓋屋司竹園乃有舊壘司馬懿以四十萬步騎不敢決戰皆知其能也

朱熹曰陳圖自古有之周官所謂如戰之陳蓋是此法握機文雖未必風后所作然由來須遠武侯立石於江邊乃是水之回洑處所以水不能漂蕩其擇地

之善立基之堅如此此其所以為善用兵也

臣按亮至南中生致孟獲使觀於營陳之間縱使更戰七縱七擒獲曰公天威也司馬懿按行營壘歎曰天下奇材由是觀之武侯所置之陳誠非偶然也至今魚復平沙上壘石八為行相去二丈凡六十四莖晉桓玄見之謂為常山蛇勢說者謂玄妄言耳嗚呼神兵非學到自古不畱訣至人心已悟後世徒妄說蘇氏之言有自哉

唐太宗問李靖曰卿所製六花陳法出何術乎靖對曰臣所本諸葛亮八陳法也大陳包小陳大營包小營隅落鉤連曲折相對古制如此臣為圖因之故外畫之方內環之圜是成六花俗所號耳太宗曰內圜外方何謂也靖曰方生於正圜生於奇方所以矩其步圜所以綴其旋是以步數定於地行綴應於天步定綴齊則變化不亂八陳為六武侯之舊法焉

太宗曰天地風雲龍虎鳥蛇斯八陳何義也靖曰傳之

者誤也古人秘藏此法故詭設八名爾八陳本一也分
為八馬若天地者本乎旗號風雲者本乎旛名龍虎鳥
蛇者本乎隊伍之別後世誤傳詭設物象何止八而已
乎

太宗曰五行陳如何靖曰本因五方色立此名方圓曲
直銳實因地形使然凡軍不素習此五者安可臨敵乎
朱熹曰八陳之法每軍皆有用處天衝地軸龍飛虎
翼蛇鳥風雲之數各為一陳有專於戰鬪者有專於

衝突者又有纏繞之者

又曰古來許多陳法遇征戰亦未必用得所以張巡用兵未嘗倣古兵法不過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蓋未論臨機應變方略不同只如地圓則須布圓陳地方則須布方陳亦豈容槩論也

臣按史稱靖舅韓擒虎每與論兵輒歎曰可與語孫吳非斯人而誰其後仕唐為大將平蕭銑於江陵獲輔公祏於丹陽禽頡利平吐谷渾太宗謂古

韓白衛霍無以加則是靖自用其法有實效矣說者謂靖與太宗問對之書乃宋阮逸假托而作者宋仁宗命王震校正武經已有其書豈其然哉

宋仁宗曰黃帝始置八陣法敗蚩尤於涿鹿諸葛亮造八陳圖於魚復平沙之上壘石為八行此即九軍陳法也後至韓擒虎深明其法以授其甥李靖靖以時遭久亂將帥通達其法者頗多故造六花陳以變九軍之法使世人不能曉之大抵八陳即九軍九軍者方陳也六

花陳即七軍七軍者圓陣也蓋陳以圓為體方陳者內
圓而外方圓陳則內外俱圓矣故以圓物驗之則方以
八包一圓以六包一此九軍六花之陳大體也六軍者
左右虞候軍各一軍為二虞候軍左右軍各二軍為四
廂軍與中軍共為七軍八陳者加前後二軍共為九軍
朕采古之法酌今之宜曰營曰陳本出乎一法而已止
則曰營行則曰陳奇正言之則營為正陳為奇也

臣按自古出師必有營有陳止而無營則無以自

守行而無陳則無以制敵周禮大司馬四時之教
中春振旅執鼓鐸錡以教坐作進退徐疾疏數
之節中秋治兵所載旗物若太常旗旌旒旃之屬
中冬大閱所以立表陳車徒坐作馳行三時之教
皆所以習為陳法也若夫中夏之爰舍謂之爰舍
者爰如召伯所爰之爰爰之為言草止也其所以
撰車徒讀書契辨號名而凡門名縣鄙各以其名
百官各象其事以辨軍之施事蓋三時之教教以

行陳之法也夏時之教教以止營之法也周之制不可詳惟今世兵家所傳陳法雖未必如武侯衛公之舊然亦未嘗無所本者也夫時勢不同而勢不一地之險易既有所限卒之多寡復有不齊而又敵有強弱智愚勇怯之不同有不可一槩而論者所謂陳法未必皆一一可用如古人所云者也然用之雖在乎應機然習之則在乎有素譬之學奕然局面雖不可豫料而行動機變則不可不預

知也知之固未必盡皆可行然非熟之於目得之於手則亦豈能應之以心哉臣請命知兵事大臣將古人陳法詳加審定櫟括以為圖條陳以為說使人人易曉然後詔武臣俾其按圖布陳使六軍之士皆習熟於耳目見聞之間曉了於心口意慮之際一旦有事大將有所謀為處置上得所依循下知所指示而行之不難矣

宋吳璘立壘陳法每戰以長鎗居前坐不得起次最強

弓次強弩跪膝以俟次神臂弓約賊相搏至百步內則神臂先發七十步強弓併發次陳如之凡陳以拒馬為限鐵鉤相連俟其傷則更代之遇更代則以鼓為節騎兩翼以蔽於前陳成而騎退謂之疊陳

朱熹曰大要臨陳在番休遞上分一軍為數替將戰則食第一替人既飽遣之入陳便食第二替人第一替人力將困即調發第二替人往代第三替亦如之只管如此更番則士常飽健而不至於困乏張柔直

守南劔退范汝為用此法方汝為之來寇也柔直起鄉兵與之戰令城中殺羊牛豕作肉串仍作飯分鄉兵為數替以入陳之先後更迭食之士卒力皆有餘遂勝汝為又劉信叔順昌之勝大槩亦是如此時極暑探報人至云敵騎至矣信叔令一卒擐甲立之烈日中少頃問甲熱乎曰熱矣可著手乎曰熱甚不可著手矣時城中軍亦不多信叔嘗有宿戒遇戰則分為數替於是下令軍中依次飲食士卒更番而上又

多合暑藥往者歸者皆飲之故能大敗敵人蓋方我甲士甲熱不堪著手則敵騎被甲來者其熱可知又未免有困餒之患於此擊之是以勝也

臣按朱子所論張翼劉錡所以破敵者皆是更休之法璘之壘陳法亦是更代但璘是俟其傷而更代之夫二人者皆是立為定法預分其人為班次而更休之也然璘以鼓為節則敵知我更代之期或生他計宜於未戰之先某隊以某人為初班替

其人其次班三班亦如之別為暗號使其潛自更替之為無患也吳璘謂其疊陳法乃古東伍令東伍令見兵法尉繚子今考之不合不知何據而云

然
以上
陳法

史記武王即位九年東伐以觀諸侯集否師行師尚父左杖黃鉞右把白旄以誓曰蒼兕蒼兕總爾眾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遂至盟津

馬融曰蒼兕主舟楫官

臣按此古人用舟師之始考齊世家太公會舟楫
于盟津則舟師自武王時已有之蓋以濟河也其
後春秋時孟明濟而焚舟亦皆在乎河然亦暫以
濟爾非若吳楚之人用之則專以戰焉昔人謂吳
人以舟楫為輿馬以江海為平道是其所長吳人
以舟師伐楚又越軍吳軍舟戰於江伍子胥對闔
閭以船軍之教比陸軍之法大翼者當陸軍之車
小翼者當輕車突冒者當衝車樓船者當行樓車

走舸者當輕走驃騎公輸般自魯之楚為舟楫之具謂之鉤拒退而鉤之進則拒之又以歷代史考之舟師可以進戰之處東南之師趨三齊者自淮入泗而止劉裕伐南燕舟至下邳是也趨河北者自汴入河而止桓溫伐燕至枋頭是也捨舟登陸尚得半利趨關中者自河而入徑至長安王鎮惡以蒙衝小艦至渭橋是也水陸並進可得全利此皆以舟師進者也若夫舟師可以守之處塞建平

之口使自三峽者不得下此王濬伐吳揚素伐陳之路也據武昌之要使自漢水者不得進此何尚之所謂津要根本之地也守采石之險使自合肥者不得渡蓋韓擒虎嘗因以滅陳也防瓜步之津使自盱胎者不得至蓋魏大武欲道此以寇宋也扼其要害使不得進此皆以舟師守者也

左傳襄公二十四年楚子為舟師以伐吳

昭公十七年吳伐楚戰于長岸大敗吳師而獲其乘舟

餘皇

或作艘
舟名

臣按此南國用舟師見於史者始此

哀公十年吳徐承

吳大夫

帥舟師將自海入齊

臣按此戰用海舟之始吳之海道通齊蓋自春秋時已然矣

漢武帝時朱買臣言東越王居保泉山更徙居大澤中
今發兵浮海直指泉山陳舟列兵席卷南行可破滅也
乃拜買臣為會稽太守詔買臣到郡治樓船備糧食水

戰具歲餘買臣受詔與韓說俱擊破東越

臣按西漢會稽郡治在今蘇州則吳之海舟可通
閩久矣臣嘗因是而通考天下之海道觀秦運負
海粟以給北邊及吳徐承帥舟師將自海道入齊
漢武伐東越亦自會稽以舟師入閩則燕可至齊
齊可至吳吳可至閩蓋自秦以前則已通行矣然
吳既可至閩閩之至廣尤易易然臣於制國用條
嘗請復元人海運今日誠能用軍三四萬人舟三

五千艘由海道漕運因而教以水戰則東可以制
朝鮮南可以制交趾噫當元盛時而知為此備則
張士誠方國珍豈敢稱亂哉惜乎當時惟以運糧
而不習水戰

武帝時有樓船有戈船有下瀨有橫海江淮青齊皆有
樓船軍擊南粵救東甌則用江淮會稽樓船滅朝鮮則
用齊樓船又開昆明池以習水戰

臣按漢人之造舟以為戰具於凡邊江海之處皆

為樓船臣竊以為船謂之樓其質必大所費蓋不貲也有事而造之則緩不及事無事而造之則貯之無用之地歲久而自弊弊而又造則勞民費財多矣臣請凡為運舟者必備戰具無事則用以漕有事則用以戰豈不一舉而兩得哉今沿海衛所造為備倭船隻歲歲督造而無一日之用勞費無已况操海舟與河舟不同軍不素練一旦驅之登舟以戰彼方眩暈嘔吐之不暇又豈能禦敵哉況

其舟中器具朽腐倉卒豈能猝辦賊舟多而我舟
以其不能敵之決矣臣請革罷此舟備倭官軍惟
拒之使不登岸不必追之可也

魏曹操遺孫權書欲治水軍與之會獵於吳張昭等曰
操得荊州水軍蒙衝鬪艦浮以沿江長江之險已與我
共之矣周瑜曰操捨鞍馬仗舟楫遠涉江湖不習水土
禽操宜在今日瑜與先主進與曹操過於赤壁瑜部將
黃蓋取蒙衝鬪艦十艘載燥荻枯柴灌油其中裹以帷

幟上建旌旗預備走舸繫於其尾時東南風急蓋以十
艦最著前中江舉帆餘船以次俱進去北軍二里餘同
時發火火烈風猛船往如箭燒盡北船延及岸上營落
烟焰漲天瑜等率輕銳繼其後雷鼓大進曹操軍敗退
臣按此古人焚敵舟之法

晉武帝謀伐吳詔王濬脩舟艦乃作大船連舫百二十
步受二千餘人以木為城起樓櫓開四出門上得馳馬
往來又畫鷁首怪獸於船首以懼江神舟楫之盛自古

無有吳為鐵鎖橫截江險又作鐵推暗置江中濬知狀
乃作大筏數十亦方百餘步縛草為人令善水者以筏
先行遇鐵推輒著筏而去又作大炬長十餘丈大數十
圍灌以麻油在船前遇鎖然炬燒斷於是順風鼓棹逕
造三山

臣按王濬造巨舟沿長江而下其大至方百二十
步受二千餘人今長江故在舟行往來者雖百斛
之舟尚有膠於淺者今晉舟如許之大轉動為難

要非良法也

晉有指南舟

臣按今番舶於舵樓之下亦置盤針蓋凡舟皆用盤針於舟中以定方向非專設為一舟也

宋太祖開寶七年命曹彬伐南唐彬等發江陵水陸並進克池州敗唐兵於銅陵遂次采石磯初唐池州人樊若水累舉進士不第遂謀歸宋乃漁釣采石江上月夜乘小舟載絲繩維南岸疾棹抵北岸以度江之廣狹尋

詣汴上書言江南可取狀請造浮梁以濟師宋主然之
遣內侍往荆湖造黃黑龍船數千艘以大艦載大竹絙
自荆渚而下命丁匠營之三日橋成議者以為自古未
有作浮梁渡江者宋主不聽師南下以若水為嚮導既
克池州即用為知州若水請試舟於石牌口移置采石
梁成不差尺寸宋師因之濟江若履平地

臣按自樊若水獻量江為梁之策而江面遂不可
守大抵據江為國者必得上流敵者不得我之上

流若水此策亦無所施矣然是策也非但可施於江除大海外凡據水以為險者我若得其上流皆可潛遣人量其廣狹以為浮筏蔑不濟矣

高宗建炎四年金烏珠入寇韓世忠與相持於黃天蕩世忠以海艦進泊金山下將戰世忠預命工鍛鐵相連為長縋貫一大鉤以授士之驍捷者平旦敵以舟謀而前世忠分海舟為兩道出其背每縋縋則曳一舟而入敵竟不得濟烏珠既為世忠所阨欲自建康謀北歸不

得去或教以蘆場地鑿大渠二十餘里上接江口在世忠之上遂傍治城西南隅鑿渠一夜渠成次早出舟金人悉趨建康世忠尾擊敗之敵終不得濟乃揭榜募人獻所以破海舟之策有教其於舟中載土以平板鋪之大船板以檣槳俟風息則出江有風則勿出海舟無風不可動也以火箭射其蒭蓬則不攻自破矣一夜造火箭成是日引舟出江其疾如飛天霽無風海舟皆不能動以火箭射海舟蒭蓬世忠軍亂焚溺而死者不可勝

數世忠與餘軍至瓜步棄舟而陸奔還鎮江

臣按或人之教烏珠禦宋人大舟之法今倣而用之亦可制倭人之巨舟

紹興五年岳飛破楊太

一名

於洞庭太時與劉豫通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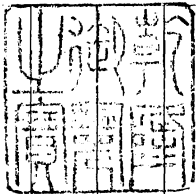
固不服方浮舟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飛旁置撞竿官舟迎之輒碎飛伐君山木為巨筏塞諸港汊又以腐木亂草浮上流而下擇水淺處遣善罵者挑之且行且罵賊怒來追則草木壅塞車輪礙不得行急擊之賊奔港

中為筏所拒官軍乘筏張牛革以蔽矢石舉巨木撞其舟盡壞太計窮赴水死

臣按舟之大者非風不行而行風必以帆帆之製非蒹葉與竹筏則布為之以火箭射之無不焚者然則如之何而可曰楊么之舟以輪激水雖無風亦可行也巧思者能師其意倣而製之則雖無風不用帆亦可行矣

以上
舟師

以上論戰陳之法下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三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三十五至
八

詳校官編修_臣錢樾

侍讀_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_臣王燕緒

校對官學正_臣湯垣

謄錄監生_臣朱楷

欽定四庫全書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三十五

明 丘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嚴武備

察軍之情

詩邶風擊鼓之首章曰擊鼓其鐙

擊鼓聲

踴躍

坐作擊刺之狀

用

兵

戈戟之屬

土

土功

國

國中

城漕

衛邑名

我獨南行

朱熹曰春秋隱公四年宋衛陳蔡伐鄭正州吁自立之時衛人從軍者自言其所為因言衛國之民或役土功於國或築城於漕而我獨南行有鋒兵端鏑矢鋒死亡之憂危苦尤甚也

臣按本朝學士朱善曰役土功於國者此民也築城於漕者亦此民也南行而平陳與宋者又此民也先王之於民也不得已而用之則必先其所急後其所緩未聞衆役並興罷民之力以逞已之志

若斯之甚者也是亦可謂忍矣其卒至於敗亡也
宜哉吁國風之詩皆出於閭巷之言先王命官采
民詩以觀民風民之言見於詩為治者誠能因民
之言而察民之心所欲與聚所惡勿施王天下之
大本在此矣况征伐大事又烏可拂民之情而必
從己之志哉

王風君子于役首章曰君子

婦人目其夫之辭

于役不知其期

昌至哉雞棲于塹

鑿牆而棲曰塹

日之夕矣牛羊下來君子于

役如之何勿思

朱熹曰大夫久役于外其室家思而賦之曰君子行役不知其反還之期且今亦何所至哉雞則棲于埘矣日則夕矣牛羊則下來矣是則畜產出入尚有旦暮之節而行役君子乃無休息之時使我如何而不思也哉

臣按謝枋得曰雨雪霏霏遣戍役而預言歸期也卉木萋萋勞還率而詳言歸期也四牡之使寧幾

何時勞之曰我心傷悲吉甫在鎬不過千里勞之
曰我行永久吾觀先王之心惟恐一人之勞苦惟
恐一人之怨咨何也不如是非所以體羣臣也本
于推已及物之恕發而為序情閔勞之仁豈有無
期度者哉今君子于役至于不知其期仁恕之意
泯然矣由是推之暫時之役近地之行猶不可以
無期矧以中土之人而為邊鄙之戍沙漠沍寒之
塞炎蒸瘴厲之鄉一藉邊關永無可歸之期則人

之愁怨無聊也可知矣居人上者恒念及此其去
也有常時其歸也有定限知其苦而閔其情加以
恩而厚其賞則彼雖艱苦萬狀亦所甘心矣唐末
之禍起于寵勛桂林之戍不更後世人主尚鑒之
哉

小雅采薇首章曰采薇菜名采薇薇亦作生也止曰歸曰

歸歲亦莫晚也止靡無也室靡家玁狁北狄之故不遑暇也啓跪也

居玁狁之故其卒章曰昔我往矣楊柳蒲柳依依今我來

思雨雪霏霏

雪甚貌

行道遲遲

長遠也

載渴載飢我心傷悲

莫知我哀

詳見真氏前書

朱熹曰此遣戍役之詩以其出戍之時采薇以食而念歸期之遠也故為其自言而以采薇起興曰采薇采薇則薇亦作止矣曰歸曰歸則歲亦莫止矣然凡此所以使我舍其室家而不暇啓居者非上之人故為是以苦我也直以獫狁侵陵之故有所不得已而然耳蓋叙其勤苦悲傷之情而又風以義也程子曰

毒民不由其上則人懷敵愾之心矣

又曰卒章又設為役人預自道其歸時之事以見其
勤勞之甚也程子曰此皆極道其勞苦憂傷之情也
上能察其情則雖勞而不怨雖憂而能勵矣范氏曰
予于采薇見先王以人道使人後世則牛羊而已

臣按采薇之詩真氏已載其全篇於格物致知之
要下察民情條其言謂此戍者之情鬱結於中不
能以自勸者文王乃先其未發歌詠以勞之如其

身之疾疚焉者而臣於此不復詳載惟摘取其首末
二章而備詳程朱之言程氏所謂毒民不由其上
則人懷敵愾之心上察民情則雖勞而不怨雖憂
而能勵斯二言也真得斯民之情在上者誠知軍
旅為毒民之具凡有興舉皆為乎民非不得已而
不為及其役之也又能深察其情知其勞苦之狀
卹其飢寒之苦憐其室家之離曠念其生業之廢
墜有所用心則為上所知有所效力則不為人所

掩如此則彼雖勞也而忘其為勞雖憂也而忘其為憂而一於敵君王之愾而功無不成矣

詩序召之華大夫閔時也幽王之時西戎東夷交侵中國師旅並起因之以飢饉君子閔周室之將亡傷已逢之故作是詩也其首章曰召陵之華云其黃矣心之憂矣維其傷矣

朱熹曰詩人自以身逢周室之衰如召附物而生雖榮不久故以為比而自言其心之憂傷也

何草不黃下國刺幽王也四夷交侵中國背叛兵革不
息視民如禽獸君子憂之故作是詩也其首章曰何草
不黃何日不行何人不將經營四方二章曰何草不玄
何人不矜無妻曰矜哀我征夫獨為匪民

朱熹曰周室將亡征役不息行者苦之故作此詩言
何草而不黃何日而不行何人而不將亦行也以經營

於四方也哉

李樗曰文王之民無不得其所矣而猶視之如傷此

周之所以興也幽王之民愁苦甚矣而幽王曾不之恤視民如禽獸此周之所以亡也興亡之鑒豈遠乎哉

謝枋得曰東山采薇出車杖杜諸詩序情閨勞皆以室家之望者為說同為天民血氣嗜欲豈有異哉先王以民待民幽王之待民如犬馬耳故曰哀我征夫獨為匪民

臣按先儒謂苕之華言國家之衰微時物之凋耗

人民不聊其生天運窮矣何草不黃言士民役使之煩數征行之勞苦上之人視之與禽獸無異人事極矣周室至是無可為矣此黍離所以降為國風也噫人君當四方無虞之時九重清燕之時試以二詩與先儒所論者而諷味焉其尚日思所以愛惜民力而培養元氣凡有興師動衆揆之於天道人情物理事勢苟可以已者無不已之非甚至於不得已無不已焉者以民待民而不至以犬馬

待其民必毋使天運至此而窮人事至此而極如
二詩所云者天下豈有亂亡之禍哉

桑柔芮伯刺厲王也其二章曰四牡騤騤旃旌有翩亂

生不夷

平也

靡國不泯

滅也

民靡有黎

黑也

具

俱也

禍以燼

灰燼

於

乎有哀國步

運也

斯頻

急也

感

朱熹曰厲王之亂天下征役不息故其民見其車馬

旌旗而厭苦之自此至第四章皆征役者之怨辭也

輔廣曰王者豈能無所征役但出於不得已則民將

悅而從之以忘其勞今也使人見其車馬旌旗而厭
苦若是則民不可得而用矣亂生不夷亂日生而無
平定之期也無國不滅無民不燼則甚言之耳君子
之哀則哀其國家運祚之急蹙也

其三章曰國步蔑

滅也

資

治也

天不我將

養也

靡所止疑

定也

云

徂何往君子實維秉心無競

爭也

誰生厲

怨也

階至今為梗

病也

朱熹曰言國將危亡天不我養居無所定徂無所往

然非君子之有爭心也誰實為此禍階使至今為病乎蓋曰禍有根原其所從來也遠矣

輔廣曰居無所定則無以自安也徂無所往則無以避患也凡為君子則其心無所爭耳然不知誰為此厲階而使至今為病乎

其四章曰憂心慙慙念我土

鄉字也居

我生不辰

時也

逢天

憊

厚也

怒自西徂東靡所定處多我覲

見也

瘠

病也

孔棘

急也

我

圉

邊也

輔廣曰土宇謂鄉里與室家也周在西故曰自西徂東前三章雖皆是征役者怨辭然二章則言亂生不已而要其禍亂之終三章則言行止無定而原其禍亂之始四章則言多矣我之見病也急矣我之在邊也情益切而辭益哀矣

臣按桑柔之詩凡十六章此四章皆士卒遭亂離而厭苦自傷之辭人君當承平無事之時而諷之於口察之於心必先有以調息而消弭之使其厲

階不生國步不頻民之居者皆有定所民之出也皆有定向不至於多矣其見病也急矣其在邊也則夫橫目而黎首者見其車馬之盛旌旗之美則欣欣然有喜色而不疾首感額以相哀相怨矣

漢高祖四年下令軍士不幸死者吏為衣衾棺斂轉送其家

六年令吏卒從軍至平城及守城邑者皆復終身勿事八年又令士卒從軍死者為槨歸其縣縣給衣衾棺槨

具祠以少牢長吏視葬

臣按復謂除其賦役也

光武建武元年從薊還范陽命收葬吏士

臣按高光皆起自兵間目見軍士之勞苦故其於死者眷眷如此也死者感恩於地下則未死者安得不大有所感乎古人於犬馬之死猶必葬之以帷蓋況兵士有功於我乎

唐陸贄言於德宗曰曠歲持久師老費財加筭不止於

舟車徵卒殆窮於閩濮笞肉捶骨呻吟里閭送父別夫
號呼道路杼軸已甚興發已殫而將帥猶曰財不足兵
不多又曰興師四方無遠不暨父子訣別夫婦分離一
人征行十室資奉居者有餽送之苦行者有鋒刃之憂
去留騷然而閭里不寧矣

贊又言曰古之善選置者必量其性習辨其土宜察其
技能知其欲惡用其力而不違其性齊其俗而不易其
宜引其善而不責其所不能禁其非而不處其所不欲

而又類其部伍安其室家然後使之樂其居定其志奮其氣勢結其恩情撫之以惠則感而不驕臨之以威則肅而不怨靡督課而人自為用弛禁防而衆自不攜故出則足兵居則足食守則固戰則強其術無他便於人情而已矣今則散徵士卒分戍邊陲更代往來以為守備是則不量性習不辨土宜邀其所不能強其所不欲求廣其數而不考其用將致其力而不察其情斯可以為羽衛之儀而無益備禦之實也何者窮邊之地千里

蕭條寒風裂膚驚沙慘目與豺狼為鄰伍以戰鬪為嬉
遊晝則荷戈而耕夜則倚烽而覘日有剽害之慮永無
休暇之娛地惡人勤於斯為甚自非生於其域習於其
風幼而覩焉長而安焉不見樂土而不遷焉則罕能寧
其居而狎其敵也

又曰今者窮邊之地長鎮之兵皆百戰傷夷之餘終年
勤苦之劇角其所能則練習度其所處則孤危考其服
役則勞察其臨敵則勇然衣糧所給惟止當身例為妻

子所分常有凍餒之色而闔東戍卒歲月踐更不安危
城不習戎備怯於應敵懈於服勞然衣糧所頒厚踰數
等豐約相形隔絕斯甚

臣按陸贄之言灼見人情事弊而於征行之勞擾
邊塞之苦楚人情之哀怨軍伍之事宜忽忽如昨
日事如身親履其地而目親見其人辛苦勞頓悲
啼怨恨沾於死亡欲求須臾之生而不可得也其
所以為之處置者則又如親見其人親理其事必

如此而後可不如此則決然有不可者非泛泛然而虛為之言也後世聖君賢輔凡贊所言皆當恒寫一通置之座右使邊塞寒苦之狀士卒哀怨之情恒接乎目每動於心

宋太祖建隆元年給攻城役夫死者人絹三匹復三年三年又詔瘞征蜀戰死士卒被傷者給繒帛

臣按創業之君一戎衣而有天下雖曰天命然非人力亦不能以成也同時將士與我百戰以爭天

下致我貴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大而又傳於子孫
世世享其富貴而無窮其一時攀鱗附翼之人幸
而生者固與我共享之矣而其子孫亦與有焉若
夫不幸而死者則是徒以一命而膏草野何為也
哉此古之帝王所以既用人之力必卹人之身非
徒卹其生而必卹其死也繼世之君坐享富貴者
尚體祖考之心而毋忘其富貴之所自哉

張方平言於仁宗曰戰勝之後陛下可得而知者凱旋

捷奏拜表稱賀赫然耳目之觀至於遠方之民肝腦屠
於白刃筋骨絕於餽餉流離破產鬻賣男女薰眼折臂
自經之狀陛下必不得而見也慈父孝子孤臣寡婦之
哭聲陛下必不得而聞也譬猶屠殺牛羊剗鬻魚鼈以為
膳羞食者甚美死者甚苦使陛下見其號呼於挺刃之
下宛轉於刀几之間雖八珍之美必將投箸而不忍食
而況用人之命以為耳目之觀乎

臣按此蘇軾代方平所草之奏也人君有欲用兵

以廣地而雪憤者觀此亦可以惕然於心矣

或言古人之兵當如子弟之衛父兄而孫吳之徒必曰
與士卒同甘苦而後可是子弟必待父兄施恩而後報
也朱熹曰巡三軍拊撫也而勉慰也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

纊綿也言悅以忘
寒此語出左傳

此意也少不得

臣按孔子曰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解者曰體者
設以身處其地而察其心也此言最善形容夫人
君之於士卒雖曰勢分懸絕然其好惡則初無以

異人君誠能設以其九重之身而處夫四塞之地而察其好惡之情切切然形之於言孜孜然念之於心恒使萬里之外如在咫尺之間邊塞之境恒在殿陛之下有情而無不達有功而無不知有屈而無不伸則凡為吾禦邊而敵愾者豈有不盡其心也哉或者之言所謂古人之兵當如子弟之衛父兄此就下人而言大義固當如是也若夫居人上者不能體情以盡下而惟責下之盡義非所謂

以人望人也朱子所謂巡而拊之三軍之士皆如
挾纊此意也少不得非但為將者少不得也而為
君者亦豈可少哉

以上論察軍之情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三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三十六

明 丘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嚴武備

遏盜之機

上

周禮士師之職掌鄉合州黨族閭比之聯與其民人之什伍使之相安相受以比追追冠胥搏盜賊之事以施刑罰

慶賞

鄭玄曰鄉合者鄉所合也

賈公彥曰合其人民之什伍者此即因內政寄軍令之類五家為比比比即一伍也二伍為什以此什伍比追胥焉

臣按先儒謂聯比其居什伍其人鄉官之事也而士師掌之比追逐胥伺盜賊之事可見成周盛時雖稱極治而聖人為民防患之心無所不及故鄉

各有所司而士師又合而治之以比合比以閭合
閭以聯其居以伍合伍以什合什以聯其人所以
然者使之相安有不安者必其人非聯比閭者矣
使其相受有不受者必其人非比什伍者矣於是
即其相安相受之同什伍者比而合之以搏盜賊
晝則追逐之夜則偕伺之廢事者則士師施之以
刑罰有功者則士師施之以慶賞後世於里巷設
為火鋪更夫使之互相覺察以防盜賊其原蓋兆

於此

士師掌士之八成一曰邦汙二曰邦賊三曰邦諜四曰
犯邦令五曰擣邦令六曰為邦盜七曰為邦朋八曰為
邦誣

鄭玄曰邦汙者斟酌盜取國家密事邦賊為逆亂邦
諜為異國反間者犯邦令于冒王教令者擣邦令稱
詐以有為者為邦盜竊取國之寶藏者

王昭禹曰為邦朋為私黨以亂民也為邦誣造訛言

以惑衆也

臣按八者而謂之成成者國法之成事品式也朝廷為此八者之成事品式以禁制夫臣民其事皆謂之邦者以見此乃國家之大事所以係安危治亂者非但鄉黨州閭之事也八者之中邦為邦謀是交通外國之事犯令擣令是干犯王法之事邦盜不過竊取國貨而已其間最是為邦朋者聚黨以亂民為邦誣者訛言以惑衆為邦賊者搆逆以

稱亂三者乃國家之大惡生靈之禍本有天下國家者所當預懲宿戒者也先王立八成之法使士師掌之而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所以杜其幾微遏其萌蘖者豈不豫哉

司厲掌盜賊之任器貨賄辨其物皆有數量賈而揭之入于司兵

鄭玄曰任器貨賄謂盜賊所用傷人兵器及所盜財物也入于司兵若今時殺傷人所用兵器盜賊贓加

責没入也

吳澂曰賈而揭之定其所直之價而識之也

臣按司厲一官專主追徵賊贓

野廬氏掌達國道路至于四畿比

猶校也

國郊及野之道

路宿息

廬之屬

井樹若有賓客則令守涂地之人聚櫟

與析

同之有相翔者誅之

鄭玄曰廬客行道所舍達謂巡行道之使不陷絕也
宿息廬之屬賓客所宿及晝止者也井共飲食樹為

蕃蔽相翔猶昌翔觀伺者也聚橐之聚擊橐以宿衛之也有姦人相翔於賓客之側則誅之不得令寇盜賓客

臣按周禮遺人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候館候館有積所以待賓客師役使命之往來既已掌於地官矣而秋官之野廬氏又職往來按比而肅其守衛焉由是觀之可見古昔盛時所以防盜者

無所不至非但以安行旅之往來實所以示國威
之嚴肅也昔周定王使單襄公聘于宋假道于陳
以聘楚道弗可行而知陳之不能守其國矧惟
堂堂乎大朝威名遠驚於萬里之外九夷八蠻無
不歸仰顧於畿甸之間國門之外盜賊時時竊發
公行以劫掠行旅斯聲也豈可聞於遐外乎當道
者以此為小事故不以聞蓋不知周官設野廬氏
之意單襄公譏陳人之語也

臣請嚴勅捕盜之官
都城之外五百里內

有盜賊劫掠者其應捕及統督者不獲盜皆革其
冠服俾以必獲為期三月之外除其名然京師地
大而人衆俗雜五方難於辨識與其督責於其後
孰若豫備於其先請於都城之外分為數路每路
約量遠近立一望樓每樓於常操軍撥馬軍十名
步軍十五名五日一番輪守樓上置鼓一白旗一
烽火一遇有盜賊樓上軍即搥鼓舉煙以白旗指
其所往之方樓下軍具器械逐之必抵其所至如
此不必嚴刑督責而盜自無矣若夫冬月河水之
後於都城外設東西二營委軍官一員督領馬軍
各一二百名有大車運載者許其豫投辭告知會
集衆軍必五車然後階行每車差馬軍三名護送
其軍人芻料之具就俾僦車者給之仍先行合經
由軍衛如自良鄉至涿州涿州至河間河間至德
州臨清濟寧以至於徐州此數處該班官軍十月
以後暫免赴操俾委官督領馬軍以次遞送至文

換處遇有回車仍令順護以回如此則道途無壅塞之患商宦無畏途之憂四方之人經歷艱險至於近郊舉首仰望九重宮殿於紅雲紫霧之中即有登仙之樂矣

司寤氏掌夜時以星分夜以詔夜士夜禁御晨行者禁宵行者夜遊者

鄭玄曰夜士主行夜徼候者

王安石曰御晨行者禦使須明而行禁宵行者禁之使止也

臣按此所謂夜禁也今制一更三點禁人行五更

三點放人行即此意

脩閭氏掌比國中

城

宿

謂宿衛

互橐者與其國粥

養也謂美卒

而比其追

逐冠

胥

讀為脩

者而賞罰之禁徑踰者與以兵革

趨行者與馳騁於國中者邦有故則令守其閭互唯執

節者不幾

察也

鄭玄曰禁徑踰者兵革趨行者馳騁於國中者皆為其惑衆也

賈公彥曰邦有故謂有寇戎大喪札皆恐有姦非則

令各守閭巷門有執節公使者不幾察也

劉彛曰掌比國中宿互櫟者謂檢國中夜士之守宿也互謂行馬以斷夜行者也櫟謂擊柝以守門閭而傳更者也國之羨卒使之什伍以追僭擒捕寇賊獲多者賞之否則罰之

臣按成周之世所以防姦盜者畿內則有野廬氏城內則有脩閭氏是以都城內外姦無所容閭里之間斬然以齊門巷之列肅然以寧雖有不逞之

姦無由而起猝遇非常之變有以制服之而不至
於猖肆也脩閭氏掌比國中宿互櫟者國中王城
之中也比合什伍宿衛於王城之中以為追逐僭
伺之備各於閭巷之間設為互以斷行即今鹿角
之類設為櫟以傳更即今木柝之屬夜行有禁則
入息者不趨於晦冥之時更漏分明則向晦者皆
知夫早晚之候蓋寇盜之興皆於夜靜人息之時
而官府特於閭巷之間存此數輩俾其不寐以為

姦盜之防此古昔盛時非獨海宇之內無有大姦
大寇而於閭里門巷之中雖蝼蛄穴墉之小盜亦
無有也嗚呼天下之事何者而不起於微小哉惟其
絕之於微小所以不使其延蔓滋長而至於大且

著也

國初於南京設為四十八衛每衛各有營營
兩際各為門本衛官軍就居其中遇有警急

起集為易又於五城各設兵馬司設立弓手專以
巡徼京城內外即周官脩閭氏之職也又於各坊
里巷立為火鋪支更守夜其與脩閭氏所謂互櫟
追脩者無以異焉蓋衛有所定居則呼召之軍易
集巡徼有攸司則追脩之責有歸祖宗思患豫防
之意深矣惟今京師蓋襲勝國之舊街坊里巷叅

錯不齊而衛所散處而士卒之名隸尺籍者聚散無常甚者野處在數十里之外幸而承平無事一旦不幸而有意外之變出於倉猝之間急欲有所召集豈不難哉臣愚欲於無事之先而豫為有事之備請復祖宗南京舊制雖然時異勢殊當守成之後而為創始之謀誠未易也無已請用祖宗之意以為今日之備可乎夫南京之衛四十八今京衛七十有餘其衛署隨處散置中亦有未置署者且其軍士雖係籍衛中食糧至其操練以待調發則分在各營必欲使每衛各為一處聯比其居決有不能者今名籍在衛所隊伍在將領而其所居之地方則各屬兵馬司也今京城地大人眾聚四海之人雜五方之俗承平日久人煙眾盛姦宄實繁一城之大僅設五司官僚十數員兵卒百十輩而京城內外不下百十萬人家力有所不周勢有所不及臣請每城量地廣狹遠近添設行兵馬司

數處每處添設副指揮一員居守其司署相去以鼓相聞為限司前用四木建鼓樓一所添兵置鼓以支更每更擊鼓而火鋪則擊柝以相應由近及遠不許雜亂又於該轄地方除官民及匠外凡係見操官軍在地方住者不分賃寄及上班者皆俾報名附冊就於本坊見居軍官中推舉其管操者一員官最高者或侯伯或都督都指揮無則把總指揮為衆信服者奏聞以為地方總領每季一造冊冊成各為三一留本司一送兵部一送總領官每季行兵馬司率領本坊見居官軍起赴總領官私居叅見每年四見此外不許擅自起倩舊例每兵馬司歲委御史一員督察今既多立分司宜隨地方廣狹添差分管遇有徵急兵部下兵馬司行御史督該司起集該方官軍赴總領處聽用如此則倉卒事起有備無患雖非祖宗設立軍營初制然於其間處置得宜運用有方則亦其遺意之彷彿

沸也又京城內外自來街坊因襲前代舊名俚俗不雅混亂無別宜令各該御史督同兵馬司官分界畫圖別立新名每處立一大鋪分統小鋪每小鋪設更夫六名每夜自二更一點起守至四更三點止其初更及五更不禁人行每更二人一守一巡其大鋪更夫倍之大鋪之立必在本巷內出大街口邊對立木橦二四尺以下懸鐵索三以截斷行路二更一點以後即橫絙以絕往來至四更三點方開其他小巷口可通大街處俱為柵門一更三點即鎖斷五更一點方開各行司為印烙牌數十面遇有公事及人家水火昏喪緊急等事許先赴行司告領牌面遇夜照放無牌而闌出及擅開者坐以罪每大鋪置大銅鑼一面小鋪各置其小者一面遇有盜竊即聲鑼相應其城中大街及城下皆不必立鋪其大街中及城下居者俱分守各巷口大鋪大約京城直南北大街不過數處假如

崇文門自門至四樓為一節又自此抵城下為一節每節夜撥馬軍十五名每夜止巡二更三更四更更輪五騎往來巡邏其餘倣此其九門城垣之下以城為限每城撥軍之數亦如之其巡邏之軍五軍大營每日於見操官軍內輪差如此則人家有盜賊之警而更鋪得以闌拒而賊不得以出入國家有倉猝之變而軍士易於召集而賊不得以縱橫此雖瑣末之事而所關係實大為國遠慮者可不加之意乎臣因是而人有一見焉昔者周幽王舉火以戲諸侯則是三代之時不獨邊境置立烽火而宮禁之中亦有之也今國家運氣隆盛德澤深厚所謂億萬年盤石之宗泰山而四維之者也萬無意外之事然杞人憂天天豈有墜理而杞人憂之憂之誠愚也然不失為愛天之深臣愚請於皇城中豫蓄二高竿猝有不測之事即於瓊島上立之懸紅燈為號其事緩急以燈多少為符預

以通告諸總戎大臣俾知其故又於九門上各立高竿以懸紅燈定多少之數以示緩急之別徧告諸軍以為進止分散之令如此則不煩三令五申而六軍萬姓可不言而諭不召而至矣此亦愚者之一慮

論語李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朱熹曰言子不貪欲則雖賞民使之為盜民亦知恥而不竊

李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

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

朱熹曰為政者民所視效何以殺為欲善則民善矣尹焞曰殺之為言豈為人上之語哉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而況於殺乎

臣按宋范祖禹上疏於其君首引魯論此二章孔子答季康子之問之語而繼之曰臣始讀此二章書蓋嘗疑之以為聖人之言主於教化而已行之

未必有近效也及觀唐太宗初即位與羣臣論止盜或請重法以禁之太宗哂之曰民之所以為盜者由賦役繁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則自不為盜安用重法邪自是數年之後海內升平路不拾遺外戶不閉商旅野宿焉觀太宗之政如此乃始知聖人之言不欺後世行之必有效也夫以區區之魯國季康子為相孔子猶勸之以不欲所以止盜況天子之為天下乎伏見

熙寧臣僚有奏請別立盜賊重法者自行法以來
二十餘年不聞盜賊衰止但聞其愈多耳古者開
衣食之源立教化之官先之以節儉示之以純朴
有邪僻之民然後齊之以刑豈有不治其本專禁
其末哉祖禹所謂本者開衣食之源立教化之官
先之以節儉示之以純朴是已然先以節儉示以
純朴非無欲而欲善者不能也人君本節儉純朴
以為治則民之衣食足矣而又得人以教化之則

民皆化於善而仰事俯育之皆足放僻邪侈自不為矣

子曰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

蘇轍曰古之聖人止亂以義止盜以義使天下之人皆知父子君臣之義而誰與為亂哉昔者唐室之衰燕趙之人八十年之間百戰以奉賊臣竭力致死不顧敗亡以抗天子之兵而以為忠臣義士之所當然當此之時燕趙士唯無義也故舉其忠誠專一之心

而用之天下之至逆以拒天下之至順而不知其非也孟子曰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放僻邪侈無不為已故夫燕趙之地常苦夫士大夫之寡也

臣按蘇轍謂止亂以義止盜以義使天下之人皆知父子君臣之義誰與為亂哉臣竊以為亂與盜皆起於血氣之勇心志之欲也夫盜之起始於里閭積而至於為大盜則亂天下矣是以古之聖王

必制民恒產使其仰事俯育之有餘教以禮義使其知尊君親上之當務則其心志有所養而不敢肆其欲血氣有所制而不敢逆乎理則里社之間偷竊之盜且不作矣雖欲為亂何所資而起乎

秦二世時發閭左戍漁陽者九百人屯大澤鄉陽城人陳勝陽夏人吳廣為屯長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法皆斬勝廣因天下愁怨乃殺將尉令徒隸曰公等皆失期當斬假令毋斬而戍死者固什六七且壯士不死

則已死則舉大名耳王侯將相寧有種乎衆皆從之乃
為壇而盟稱大楚攻大澤鄉拔之比至陳卒數萬人入
據之遂自立為王郡縣苦秦法爭殺長吏以應之使從
東方來以反者聞二世怒下之吏後至者曰羣盜鼠竊
狗偷郡守尉方逐捕今盡得不足憂也乃悅

臣按盜賊之起蓋有所因也秦自始皇以來所以
勞民力苦民心費民財戕民命者非一日矣民無
以為生舉手動足何者非殺身之地使有一隙生

路民亦不尋死矣不得已而死中求生此廣勝之徒所以造亂也二世承始皇酷虐之後天下愁怨之時雖施之以仁恩惠政猶恐不能補救況又自蔽其耳目哉盜已衆矣而猶稱無盜臣下有言盜者反怒之不當怒而怒當憂而不憂天下安得不亂哉

漢武帝天漢中東方盜賊滋起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殺二千石掠鹵鄉里道路不通上始使御史中丞丞相

長史督之弗能禁乃使光祿大夫范琨等衣繡衣持節
虎符發兵以興擊所至得擅斬二千石以下誅殺甚衆
一郡多至萬餘人數歲乃頗得其渠率散卒亡復聚
黨阻山川者往往而羣居無可奈何於是作沈命法曰
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弗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
主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發府亦使其不
言故盜賊寢多上下相為匿以文辭避法焉

臣按立法以除盜賊不可以不嚴亦不可以過於

嚴不嚴則有司不肯用心除賊遂至養成大禍過
於嚴則有司恐罪及已上下相蒙蔽以避文法因
而馴致大亂二者皆非中道也盜賊之起必推求
其致盜之由既得其由必研窮所以至於此者何
故也既得其故必反其所為以民待民而不以盜
待民如是而民為盜猶自若也然後以盜待之大
抵民之所以為盜之故不在朝廷則在官吏又不
然則是姦民之乘間生事也國家不幸而有盜賊

之起則必反而思其所以致之者其禍起於朝廷
則反已自責去其弊政起於官吏則根究所自而
誅逐其人若但出於姦民則必急勦絕之痛懲以
警衆使毋至於滋蔓也如此處之庶幾得中道乎
宣帝時渤海歲飢盜賊並起上選能治者丞相御史舉
龔遂拜渤海太守召見問何以治盜賊對曰海瀕遐遠
不霑聖化其民困於飢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
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耳今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也

上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
繩不可急也惟緩之然後可治臣願丞相御史且無拘
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加賜黃金贈遣乘
傳至渤海界郡發兵以迎遂皆遣還移書勅屬縣罷逐
捕吏諸持田器者皆為良民吏毋得問持兵者乃為賊
遂單車至府盜賊聞遂教令即時解散棄其兵弩而持
鉤鉏於是悉平民安土樂業遂乃開倉廩假貧民選
鑪也用良吏慰安牧養焉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遂躬率

以儉約勸民務農桑各以口率種樹蓄養民有帶持刀
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為帶牛佩犢勞來循
行郡中皆有畜積獄訟止息至是入為水衡都尉

臣按宣帝以渤海盜起選能治者丞相以龔遂應
詔可謂得人矣以今觀之雖曰遂之才能然非相
臣之舉則帝無由得以用之宣帝召至殿庭親行
詰問假之以文法寵之以厚賜此遂所以盡心效
力使郡之盜賊悉平而皆為良民也於此一事可

見宣帝留心民瘼雖以一遐遠之郡二千石之吏
猶拳拳如此蓋欲無負乎上天之付托祖宗之傳
序而亦不虛受臣民之供奉愛戴也

甘露元年免京兆尹張敞官數月京師吏民懈弛枹鼓
數起而冀州部中有大賊天子使使者即家召敞拜冀
州刺史到部盜賊屏息

臣按朝廷不可無名望之臣名望之臣一足以當
才能之臣十夫才能有無固在乎其人而其名望

則係人君優假以養成之也朝廷有此名望之臣
天下之人聞之有素一旦有繁劇難處之事委以
任之則事半而功倍矣盜賊雖曰小人然非有智
術者亦不能以聚衆也所以敢於犯天誅而為滅
族之舉者非不知王法之嚴也自恃其能而謂人
皆不已若也而一聞有智術出其右者其氣自餒
而從之者亦泮然解散矣宣帝起張敞而用之蓋
此意也

以上論過盜之機上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三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三十七

明 丘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嚴武備

遏盜之機

中

靈帝時鉅鹿張角事黃老以妖術教授號太平道自稱
大賢良師呪符水以療病令病者跪拜首過遣弟子遊

四方轉相誑誘十餘年間徒衆數十萬自青徐幽冀荆揚兗豫莫不畢應填塞道路郡縣反言角以善道教化為民所歸楊賜上言宜敕州縣簡別流民護歸本郡以孤弱其黨然後誅其渠帥可不勞而定事留中司徒掾劉陶復上疏申賜前議帝殊不為意角遂置三十六方方猶將軍也大方萬餘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帥訛言歲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土書京城寺署門及州郡官府皆作甲子字大方馬元義等先收荆揚數萬人以中

常侍

內官也

封誥徐奉等為內應約以三月五日內外俱

起至是角弟子唐周告之於是先收元義車裂詔三公
司隸案驗宮省直衛及百姓事角道者誅殺千餘人角
等知事已露馳敕四方一時俱起皆著黃巾為幟所在
燔劫長吏逃亡旬月之間天下響應

臣按黃巾之起始于張角以符水治病遂至轉相
誑誘遠至十餘年多至數十萬天下九州從之者
八州內而宮省之宦官近而京城之直衛莫不事

其道而同其謀其原皆起于符水呪病而已今天
下往往有以此治病以求衣食者而京師尤多不
徒不禁絕之而又為之建祠宇用其人以清要之
職則又不獨下之人為所惑而已也嗚呼先王之
世左道惑眾者必誅政恐其惑世而馴致于大亂
也有志于防亂者可不戒之于微哉

靈帝以黃巾日盛召羣臣會議北地太守皇甫嵩以為
宜解黨禁益出中藏錢西園廐馬以班軍士中常侍呂

彊曰黨錮久積人情怨憤若不赦宥與角合謀為變滋大請先誅左右貪濁大赦黨人料簡牧守能否則盜無不平矣帝懼而從之時宦官趙忠張讓等貴寵第宅擬宮室及封爵徐奉等事發上詰責諸常侍曰汝曹常言黨人欲為不軌皆令禁錮今黨人更為國用汝曹反與角通

臣按張角之亂積十餘年而人從之者幾徧天下則雖內官在天子左右亦與之通謀無一人敢言

者何也蓋一時賢人君子中常侍皆以謀為不軌而禁錮之是以舉世之人莫不緘口結舌也呂彊謂不赦黨人將與角合謀此蓋以危言激帝爾黨人豈為亂者哉是知為治之急務莫急于通人言人言不通雖以天下之大皆從一賊而無一人之敢言黃巾之亂若非其黨之自言則靈帝終不知也嗚呼後世人主宜以為鑒

黃巾餘黨賊帥韓忠復據宛拒朱雋雋鳴鼓攻其西南

賊悉衆赴之雋自將精卒掩其東北乘城而入忠乃退
保小城乞降諸將欲聽之雋曰兵固有形同而執異者
昔秦項之際民無定主故賞附以勸來耳今海內一統
惟黃巾造逆納降無以勸善而更開逆意使賊利則進戰
鈍則乞降縱敵長寇非良計也

臣按處事者當知天下之大義朱雋謂秦項之際
民無定主故賞附以勸來耳今海內一統惟黃巾
造逆故不納其降以縱敵長寇以為形同而勢異

嗚呼此豈但形勢哉大義亦不過如此也

交趾多珍貨前後刺史多無清行故吏民怨叛執刺史
選賈琮為交趾刺史琮到部訊其反狀咸言賦斂過重
百姓莫不空單京師遙遠告冤無所民不聊生故聚為
盜賊琮即移書告示各使安其資業招撫荒散蠲復徭
役誅斬渠帥為大害者簡選良吏試守諸縣歲間蕩定
百姓以安巷路為之歌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
平吏不敢飯

蘇洵曰天下之勢遠近如一以吾言之近之可憂未
若遠之可憂之深也今廣南川峽例以為遠而朝廷
稍有所優異者不復官之於此矧其地控制南夷氏
蠻最為要害土之所產又極富夥明珠大貝紈錦布
帛皆極精好水載出境而其利百倍故吏不能皆廉
方今賦取日重科斂日煩罷弊之民不任官吏復有
規求于其間淳化中李順竊發于蜀州郡數十望風
奔潰近者儂智高亂廣南乘勝取九城如反掌國家

設城池養士卒蓄器械儲米粟以為戰守備而凶豎一起若涉無人之境者吏不肖也

臣按天下之地勢雖有內外遠近而聖人一視以同仁初無內外遠近之異焉觀賈琮之治狀蘇洵之議論曉然知遠方之民所以易動者非民之性習然也治之者不得其人也蓋遠方州縣得一良令如得勝兵三千人得一良守如得勝兵三萬人得一良部使者如得勝兵三十萬人方其相安無

事之時一方數千里之地若藩若郡若縣得二三
十輩之賢守長則足以安之矣不幸而民窮起而
為盜為亂非得數十萬人馬錢糧未易以平之也
嗚呼當道之大臣掌銓選者何苦不為國計不為
地方計而專為仕者之計不權其輕重緩急而拘
拘于遠近內外之較哉非獨不智蓋不忠也

元魏孝文以李崇為兗州刺史兗土舊多劫盜崇命村
置一樓樓皆懸鼓盜發之處亂擊之旁村始聞者以一

擊為節次二次三俄頃之間聲布百里皆發人守險要
由是盜發無不禽獲其後諸州皆效之自崇始也

臣按李崇建樓置鼓防盜之法今亦可行然可于
盜發之時行之平時不用亦可

孝明時盜賊日滋征討不息國用耗竭豫徵六年租調
猶不足乃罷百官所給酒肉又稅入市者人一錢及邸
店皆有稅百姓嗟怨郎中辛雄上疏以為夷夏之民相
聚為亂豈有餘憾哉正以守令不得其人百姓不堪其

命故也宜及此時早加慰撫宜分郡縣為三等清官吏
選補之法不拘以停年三載黜陟有稱職者補在京名
官如不歷守令不得為內職則人思自勉枉屈可伸彊
暴自息矣

臣按北魏之時以盜賊滋發之故征討不息遂至
國用耗竭而行一切聚斂之法議者歸其罪于守
令不得其人誠是也今宜為之法曰州縣境中有
盜羣聚至五十人以上者半年不獲親民官革去

冠帶捕賊一年不獲者除名府官及分巡官遞減其罪獲盜之數十獲其三即與准免

隋煬帝謀討高麗詔山東置府令養馬以供軍役又發民夫運米塞下車牛往者皆不返士卒死亡過半耕稼失時穀價踴貴東北邊尤甚斗米值數百錢所運米或粗惡令民糴以償之又發鹿車夫六十二萬二人共推米三石道途險遠不足充餽糧至鎮無可輸皆懼罪亡命重以官吏侵漁百姓窮困于是始相聚為羣盜鄒平

民王薄擁衆據長白山剽掠齊濟之郊自稱知世郎言
事可知矣又作無向遼東浪死歌以相感勸避征役者
多往歸之於是平原劉霸道漳南竇建德鄆人張金稱
蔣人高士達皆聚衆為亂自是所在羣盜蜂起不可勝
數徒衆多者至萬餘人攻陷城邑

臣按周書有之撫我則后虐我則讎所謂虐之之
甚者有三焉征戍之無已勞役之無已科斂之無
已有一于此皆足以致亂為人上者盍亦反思乎

吾之祖若宗皆起自匹夫吾幸承祖宗之祚蔭而
有今日貴賤不同而好生惡死則同好逸惡勞則
同好取惡予則同設使吾身處民之地上之人如
此虐我必欲盡取吾之財使吾父母凍餒必欲竭
盡吾之力使我親屬離亡吾堪此否乎一旦叛我
起而為亂而吾之位得安乎身得樂乎不安不樂
則吾不能以不操心縱假勢力以平之則所損亦
多矣況未必能平乎古語有言水所以載舟亦以

覆舟得乎民心則為天子失乎民心則為獨夫得
民心之道無他惜民財愛民力而已民之財恒自
足民之力恒有餘則得其心矣此保天下壽國脉
之第一事也

唐懿宗咸通九年初南詔陷安南敕徐泗募兵二千赴
援分八百人別戍桂州初約三年一代至是戍桂者已
六年屢求代還徐泗觀察使崔彥曾性嚴刻押牙尹戡
等用事以軍帑空虛不能發兵請令更留戍一年戍卒

聞之怒都虞候許佶等作亂推糧料判官龐勛為主劫庫兵北還所過剽掠州縣莫能禦詔遣中使赦其罪部送歸徐各以私財造甲兵旗幟招集亡命衆至千人陷宿州城悉聚城中貨財募兵得數千人自稱兵馬留後尋陷徐州城中願從者萬餘人勛又募人為兵人利於剽掠皆斷鉏首而銳之執以應募由是賊衆日滋官軍數不利遂破魚臺等縣又陷都梁城據淮口漕驛路絕勛又分遣其將南寇舒廬北侵沂海破沭陽下蔡烏

江巢縣攻陷滁州大掠泗州勛自謂無敵於天下作露布散示諸寨乘勝圍壽州掠諸道貢獻商貨既而諸道兵大集於宋州勛始懼應募者益少勛乃驅人為兵斂富室及商旅財十取七八殺崔彥曾自稱天冊將軍勛自九年七月作亂至明年八月始為官軍所平

胡寅曰何以聚人曰財故省費節用恐窮竭而名禍也民無信不立故明約慎令恐欺詐而人攜也徐卒所以叛者為崔彥曾失信而已彥曾所以失信者為

軍帑空虛而已自宣宗末年諸鎮相繼逐帥而叛言
事者以謂藩鎮減削衣糧以充貢獻之所致況懿宗
窮奢極侈所費不貲則斂財之方必又多岐州府調
度僅足自給一有變故無以應之如徐州是也然則
儉與信豈非為國之急務乎

臣按唐末之亂始此宋祁曰易云喪牛于易有國
者知戒西北之虜而不知患生於無備唐亡於黃
巢而禍基於桂林易之意深矣後世人主宜鑒前

代之所以亡而兢兢於今日省費節用以足國之用明約慎令以孚人之心而毋馴致於唐人桂林之亂也哉

僖宗時政在臣下南衙

宰

北司

官

互相矛盾自懿宗以

來奢侈日甚用兵不息賦斂愈急關東連年水旱州縣不以實聞上下相蒙百姓流殍無所控訴相聚為盜所在蜂起州縣兵少加以承平日久人不習戰每與盜遇官軍多敗乾符元年濮州人王仙芝始聚衆數千起於

長垣明年宛朐人黃巢亦聚衆數千應仙芝巢少與仙芝俱以販私鹽為事巢善騎射喜任俠粗涉書傳屢舉進士不第遂為盜與仙芝攻剽州縣橫行山東民之困於重斂者爭歸之數月之間衆至數萬

范祖禹曰自古賊盜之起國家之敗未有不由暴賦重斂而民之失職者衆也唐之季世政出閹尹不惟賦斂割剝復販鬻百物盡奪民利故有私鹽之盜使民無衣食之資欲不亡其可得乎

臣按天地生人其蚩而蠢者為民其秀而黠者為士所業不同而各求以資所生者則同也是以國家盛時仕路通而聚斂之政不行士有士之業民有民之產有以自生故視死為重不敢輕其生恐或致於死地也故盜賊不興禍亂不作當唐之世使黃巢一舉而第進士或於進士科外別有進身之途則巢不販私鹽矣使鹽而無禁則巢必終身業之鹽雖有禁而無大罪巢必不改業而為盜矣使

當時民生有恒業官司無厚斂而民皆有仰事俯育之資巢雖為盜不過為椎埋劫掠之雄爾豈能旬月之間衆至數萬而橫行於天下逐天子而犯宮闕乎是故明聖之主必多方以取士不盡利以遺民

廣明元年黃巢陷東都留守劉允章帥百官迎謁巢入城勞問閭里晏然張承範等將神策弩手發京師神策軍士皆長安富家子賂宦官竄名軍籍厚得廩賜但華

衣怒

鞭之以發其怒而疾馳也

馬憑勢使氣未嘗更戰陳聞當出征

父子聚泣多以金帛雇病坊貧人代行往往不能操兵
承範等至潼關搜菁中得村民百許使運石汲水為守
禦之備與齊克讓軍皆絕糧士莫有鬪志巢至舉聲大
呼聲振河華士卒飢甚遂燒營而潰賊自潼關入長安
稱齊帝改元金統

臣按黃巢入潼關時唐之兵糧皆無有也嗚呼尚
何以為國哉夫巢以一介小民攘臂一呼衆至數

十萬而堂堂朝廷乃至寇臨國門曾無數百可以禦敵之兵曾無數月可以給軍之餉不知平日舉朝之間官僚所以坐曹分局者所幹何事舟車所以日輦月運者其物安在雖曰承平日久儲備廢弛然自仙芝亂起至是亦七晷矣帝雖不之悟而文武羣臣乃無一人言及之一時南衙大臣皆出北司之門縱不為國計獨不為身家計乎盍思曰賊若入闕我用何人禦之今日禁卒皆街市小人

安能禦寇縱使有人又於何處得軍餉乎賊至潼
關無備必長驅入京師天子必出走我一人隨行
而家屬將置於何所乎嗚呼後世人主觀史至此
必反思於心而思所以謹身節用信任君子而疎
斥嬖近毋使國家一旦馴致於此無可奈何之地
則永無禍患而常享安樂矣

中和三年西川節度使陳敬瑄多遣人歷縣鎮訶事所
至多所求取有二人過資陽鎮獨無所求鎮將謝宏讓

邀之不至自疑有罪亡入羣盜中捕盜使楊遷誘宏讓
出首而執以送使云討擊禽獲以求功敬瑄不之問殺
之備極慘酷見者冤之又有邛州牙官阡能因公事違
期避杖亡命楊遷復誘之能方出聞宏讓之冤遂大罵
楊遷去而發憤為盜驅良民不從者舉家殺之踰月衆
至萬人立部伍署職役橫行邛雅二州間攻陷城邑所
過塗地先是蜀中少盜賊自是紛紛競起

臣按盜寇之生發固有民窮而為之者亦有官吏

將激發而致之者焉此又不可不知

周世宗時竇儼上疏請令盜賊自相糾告以其所告資產之半賞之或親戚為之首則論其徒侶而赦其所首者如此則盜不能聚矣又新鄭鄉村團為義營各立將佐一戶為盜累其一村一戶被盜累其一將每有盜發則鳴鼓舉火丁壯雲集盜少民多無能脫者由是鄰縣充斥而一境獨清請令他縣皆效之亦止盜之一術也臣按竇儼所言新鄭義營之法可與北魏時李崇

村置鼓樓合而為一誠然則鄉村之盜無所容矣
及其所謂盜賊自相糾告給賞之法誠行則賊黨
互相疑貳不能久聚昔崔安潛出庫錢千五百緡
分置三市榜其上曰有能告捕一盜賞錢五百緡
盜不能獨為必有侶同侶者告捕釋其罪賞同平
人未幾有捕盜而至者盜不服曰汝與我同為盜
十七年賊皆平分汝安能捕我我與汝同死耳安
潛曰汝既知吾有榜何不捕彼以來則彼應死汝

受賞矣汝既為所先復何所辭立命給捕者錢使盜視之然後曷盜于市并滅其家于是諸盜與其侶互相疑無地容足散逃出境此其法雖善然用官錢可以暫而不可以久不若儼就以所告資產之半給之為可常也今後若有盜為同侶所執而不服者亦可以安潛此語折之

以上論遏盜之機中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三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三十八

明 丘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嚴武備

遏盜之機

下

宋太祖淳化四年青城民王小波作亂初蜀亡其府庫之積悉輸汴京自後任事者於常賦外更置博買務禁

商賈不得私市布帛蜀地土狹民稠耕稼不足以給由是兼并者益糴賤販貴以規利青城民王小波因聚衆為亂且曰吾疾貧富不均今為汝均之貧者爭附遂攻青城掠彭山殺縣令旁邑響應王小波中流矢死其黨推小波妻弟李順為帥寇掠州縣衆至數十萬僭稱大蜀王詔以張詠知益州得便宜從事時宦官王繼恩及上官正等總兵討賊漸有成功頓師不進專務飲博剽掠餘寇匿山谷恃險結集勢復張大州縣多陷詠至以

言激正等勉其親行仍盛為供具餞之酒酣舉爵屬軍校
曰爾曹蒙國厚恩無以塞責此行當直抵寇壘平蕩醜類
若老師曠日即此地還為爾死所矣由是決行深入大致
克捷時寇掠之際民多脇從詠移文諭以恩信使各歸田
里且曰前日李順脇民為賊今日吾化賊為民不亦可乎
真宗咸平元年廣武叛卒劉盱嘯聚數千輩逐都巡檢使
畧漢蜀邛州

咸平三年益州戍卒作亂奉王均為帥均僭號大蜀改

元化順陷漢州

呂中曰李順之黨方息而劉旰興劉旰之徒方平而王均起何蜀人之好亂邪蓋蜀民勇悍又狃於僭偽之久故易誘以亂耳然安李順之黨者張詠也平劉旰之亂者亦張詠也代以牛冕則王均反牧守其可非其人乎張詠使蜀者再真宗曰得卿治蜀無西顧憂此為蜀擇詠非為詠擇蜀也

臣按蘇洵嘗擬為張方平之言謂民無常性惟上

所待人皆曰蜀人多變於是待之以待盜賊之意而繩之以繩盜賊之法重足屏息之民而以礮斧令於是民始忍以其父母所仰賴之身而棄於盜賊故每每大亂夫約之以禮驅之以法惟蜀人為易至於急之而生變雖齊魯亦然吾以齊魯待蜀人而蜀人亦自以齊魯之人待其身洵之言雖若假設然亦實有此理也蓋秉彝好德之性好善惡惡之心人人有之誰肯甘於為非為惡哉由乎上

之人不以人理待之彼習知其然故亦自棄其身
於非人理之地而不自惜耳嗚呼為人上者寄斯
民於守牧烏可專委柱後惠文冠戕戕武弁者哉
仁宗慶厯中貝州宣毅卒王則據城反則涿州人初以
歲飢流至貝州自賣為人牧羊後隸宣毅軍為小校貝
冀俗尚妖幻相與習五龍滴淚等經及諸圖讖書言釋
迦佛衰謝彌勒佛當出世則之與母訣也嘗刺福字於
背以為記妖人因妄傳則字隱起爭信事之州吏張巒

卜吉主其謀黨與連德齊諸州約以正旦斷澶州浮梁作亂會其黨潘方淨以書謁北京留守賈昌朝事覺被執故不待期冬至日知州張得一方與官屬謁天慶觀則率其徒劫庫兵執得一囚之殺通判董元亨等則僭稱東平郡王建國曰安陽事聞以文彥博為河北宣慰使平之

臣按盜賊之竊發往往以妖術惑衆伏讀律文有曰凡師巫假降邪神書符呪水扶鸞禱聖自號端

公太保師婆及妄稱彌勒佛白蓮社明尊教白雲
宗等會一應左道亂正之術或隱藏圖像燒香集
衆夜聚曉散佯修善事扇惑民人爲首者絞爲從
者流其法可謂嚴矣聖祖制法之初其爲慮一何
遠也然欲禁絕其源當自京師首善地始宜勅巡
城御史及兵馬司官凡京城内外有假鬼神降神
書符以救病報事爲民者即令街方火甲具名報
官究治驅遣之其當禁治而不禁治與容而爲之

者治以重罪及通行天下凡人家有收蓄異書者
皆許赴官受直三月之後不首者他人首發重罪
之是亦治朝遏亂之一術也

歐陽脩言近日盜賊縱橫若不早圖恐貽後悔臣計方
今禦盜者不過四事一曰州郡置兵為備二曰選捕盜
之官三曰明賞罰之法四曰去冗官用良吏以撫疲民
使不起為盜

臣按除盜之法最不可緩緩則賊勢日大徒侶日

多往往貽他日之悔脩之四事其去冗官用良吏以撫疲民其首務也得一良吏如龔遂之治渤海虞詡之治朝歌盜不難除矣

富弼言于仁宗曰訪得多有允險之徒始初讀書即欲應舉及其長立所學不成雖稍能文不近舉業仕進無路心常怏怏頗讀史傳粗知興亡以至討尋兵書習學武藝因此張大胸膽遂生權謀每遇災祥便有竊議自負所圖甚大蔑視州縣既不應舉又不別營進身往往

晦名詭姓潛跡遁形乃與其徒密相結扇此輩散在民間實多縱無成謀亦能始禍要在得而縻之使所謀不成乞命臣寮可委者多方採訪如有此等之人作草澤遺逸薦于朝廷隨其所能量加恩命

蘇軾言于仁宗曰夫惟忠孝禮義之士雖不得志不失為君子若德不足而才有餘者困于無門則無所不至矣臣願特為京東西河北河東陝西五路別開仕進之門古者不專以文詞取人故得士為多王者用人如

江河江河所趣百川赴焉蛟龍生之及其去而之他則
魚鼈無所還其體而鯢鯢為之制願採唐之舊使五路
監司郡守共選士人其人才心力有足過人而不能從
事於科舉者薦其材使得出仕比任子而不以流外限
其所至朝廷察其尤異者擢用數人則豪傑英偉之士
漸出於此塗而姦猾之黨可得而籠取也

軾又代淮南轉運使李琮言于神宗曰揚雄有言御失
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敵而班固亦論劇孟郭解之流

皆有絕異之姿而惜其不入於道德苟放縱於末流是知人言善惡本無常性若御得其道則向之姦猾盡是忠良故許子將謂曹操曰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姦雄使韓彭不遇漢高與盜賊何異臣竊嘗為朝廷計以為窮其黨而去之不如因其材而用之何者其黨不可勝去而其材自有可用昔漢武帝嘗遣繡衣直指督捕盜賊所至以軍興從事斬二千石以下可謂急矣而盜賊不為少衰者其黨固不可盡也朝廷因其材而用之則

盜賊自消而豪傑之士可得而使請以唐事明之自天寶以後河北諸鎮相繼為亂雖憲宗英武亦不能平觀其主帥皆卒伍庸才而能於六七十年間與朝廷相抗者徒以好亂樂禍之人背公死黨之士相與出而輔之也臣願陛下精選青鄆兩帥京東西職司及徐沂兗單澠密淄齊魯濮知州諭以此意使陰求部內豪猾之士或家富而多權謀或通知術數而曉兵或家富而好施如此之類皆召而勸獎使以告捕自效籍其姓名以聞

於朝所獲盜賊量輕重酬賞若獲真盜大姦隨即錄用
若只是尋常刼賊即累其人數酬以一官使此輩歆艷
其利以為進身之資但能拔擢數人則一路自然競勸
貢舉之外別設此科則向之遺才皆為我用縱有姦雄
嘯聚亦是無徒

秦觀曰自古盜之所以興皆出於仍歲水旱賦斂橫出
徭役數發故愚民為盜弄兵於山海險阻之間以為假
息之計所可深慮者其間有豪俊而已何則人之豪俊

猶馬之有驥犬之有盧雖上觀下獲一日千里而縱蹄
蹈之變亦可畏也昔周亞夫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
而不求劇孟吾知其無能為也天下騷動大將得之隱
如一敵國云唐縱朱克融北還盧龍未幾軍亂遂復失
河朔夫孟克融皆匹夫耳而得失去就之間繫吳楚之
成敗為河朔之存亡以此言之盜賊之間而有豪俊豈
不為可深慮也哉臣以為銷亡大盜之術莫大乎籠取
天下之豪俊天下豪俊為我籠取則彼卒材鼠輩雖有

千百為羣不足以置齒牙之間矣國家取人之制其選高者惟制策進士夫豪俊之士固有文武縱橫之間無不可者惟魯少文獨可以任之大事者使天下豪傑皆文武縱橫之才二科足以取之若有惟魯少文之人則不可得而取之矣是制策進士所得之外不能無遺材也

臣按富蘇二臣所見畧同蓋盜賊竊發古今代有彼其紛紛攘攘之徒為人所刼制者心無定志為

利而動既可以誘脇而來亦可以哄嚇而去無足
慮者所慮者粗知文義識古今者爾其言足以動
衆智足以設謀其縱橫詭秘機畧變幻尤易以惑
世而欺人此等之人苟非有以平時收拾之使其
有所顧藉而不肯為非即不幸一旦有事則彼在
中國則為盜賊主謀彼出外境則為夷狄效力其
為禍害有非旦夕可已者仰惟祖宗用人於科目
歲貢之外別有賢良方正才識兼茂經明行脩諸

科下至富戶老人亦在所用之列蓋以天下之大
人材有能有不能故以此待之使其咸盡所用而
無遺也近日用事者乃盡去之而顓顓用科貢二
途甚非祖宗意也臣愚願復舊制諸科以收拾天
下遺才又勅有司凡士子有不習舉業者有他才
能藝術可稱皆許薦聞隨所能而試之量授一職
其大江以北人才樸魯固有心解而口不能言口
言而手不能書者其中有知邊情諳武事及膂力

技能過人者亦許以名聞量用以為都司衛所幕
官或補任或添注或於武職中試職其中才能出
衆者果有顯效則不次用之以為將帥以為方面
異日為國立功名攘夷狄亦未必不賴其用也夫
然則天下之有才者皆有用而無出位之思國家
之所用者無遺才而無意外之慮黃巢必不販私
鹽張榮必不為阡能草書檄樊若水必不量江面
張元昊必不為夏人之用黃師宓必不主儂氏

之謀徐伯祥必不引交人以入寇也

富弼言于神宗曰今來累有羣賊白日入城開軍資甲
仗等庫刼取衣甲物帛散與賊黨州中兵士不滿三十
人州官散走賊徒恣行刼殺殊無畏憚官司勢不能制
禦夫小寇聚集尚如此凌侮此後更有大盜殺官吏據
州城盡取官私財物召募徒衆必且將至千萬人以與
朝廷相抗賊徒大刼財物散施無涯則貧民樂隨矣恣
行刼殺使人震恐則大小脇從矣朝廷賞必有限罰必

有條不得如賊之使人樂從而脅從也若諸處觀望姦雄相應而起賊滿天下則大事去矣秦末隋末唐末皆由此而亂臣夙夜思慮實為寒心

趙瞻言于英宗曰伏見羣盜殺害輔郡之官吏繫囚叛起京畿之獄此皆前古禍亂之萌朝廷腹心之慮為最急務而政府惟不過發關移為督責之狀州郡亦不過備游徼為期會之迹而已文書一報但用習常苟求按問未有為國家窮淵數積姦之原塞萬一不測之計也

又曰昔用一郡守則盜賊屏息今聯官數十員而不能
禁者何哉蓋昔之責人以實效而今之官司取空文也
今盜一發符牒四走則曰吾有文書下一路矣帥府則
曰吾有文書下郡矣按具則吾無責也郡則曰吾有文
書下巡邏令尉矣闕白即吾無責也令尉則曰吾有文
書下坊里保伍矣期會即吾無責也此其由來得非自
朝廷之守空文邪

臣按大盜之起必刼刑獄必掠公庫必殺官吏自

古禍亂之起皆始于此馴而至于其極四海塗炭
宗社丘墟皆起于一州一縣之積也有國家者思
患而豫防之豈容緩哉昔羣盜剽劫淮南將過高
郵知軍鼂仲約度不能禦令富民出金帛具牛酒
使人迎勞且厚遣之盜悅徑去不為盜事聞富弼
欲誅仲約范仲淹欲宥之臣竊以為弼之欲誅法
也仲淹之欲宥情也請酌之情法之中使高郵有
城池士卒而仲約不禦之而使之越過其境固有

罪矣若無城郭可為屏蔽無士卒可以拒敵而又無鄰境可以救援與其徒手以受害不若以計而援之不猶愈於坐致一郡之生靈之失其所乎此其失在於朝廷不在於州郡州郡之罪在未事之先而不在臨事之際夫受人牛羊為之牧而不為之閑校使為盜所竊則牧者不能無罪也責其不能為閑校之罪則可今盜來而彼能以計却之使牛羊不失而坐以失牛羊之罪則過矣臣謂州郡

之罪在未事之先而不在臨事之際者此也雖然
城池之不設兵卒之無額豈但州郡之罪哉而朝
廷之上廟堂之尊亦當分其責焉臣請自今以後
凡天下府州縣無城池當要害處即議與築城置
軍其不可置軍處則令巡撫方面及守令計議或
用民力或用官錢賃工以次第為之就用附郭市
民免其雜差編為丁壯夫甲量為額數守之其餘
州縣地狹而民少不可為城守者亦量與丁夫為

守凡其所有倉庫錢糧甲仗俱寄郡庫犯罪重囚俱監郡獄有城池處如此則凡有官司皆有城守民有依附之所軍有禦備之具異時為寇所攻劫罪有所歸而彼亦無辭矣是雖一州一縣之事積而累之天下之大宗社之安未必不由此也為國家遠慮者所宜深致意焉

蘇軾言于神宗曰臣前任密州建言自古河北與中原離合常係社稷存亡而東京之地所以漕輸河北鉅竭

則壘恥唇亡則齒寒而其民喜為盜賊為患最甚因為
陛下畫所以待賊之策及移守徐州覽山川之形勢察
其風俗之所上而考之於載籍然後又知徐州為南北
之襟要而京東諸郡安危所係也臣觀其地三面被山
獨其西平川數百里西走梁宋使楚人開闢而延敵材
官騶發突騎雲從真若屋上建瓴水也地宜粟麥一熟
而飽數歲其城三面阻水樓堞之下以汴泗為池獨其
南可通車馬而戲馬臺在焉其高十仞廣袤百步若用

武之世屯千人其上聚櫓木砲石戰守之具以為城相
表裏而積三年糧於城中雖用十萬人不易取也其民
皆長大膽力絕人喜為剽掠小不適意則有飛揚跋扈
之心非止為盜而已漢高祖沛人也項羽宿遷人也劉
裕彭城人也朱全忠碭山人也皆在今徐州百里間其
人以此自負凶桀之氣積以成俗魏太武以三十萬人攻
彭城不能下而王智興以卒伍庸才恣睢於徐朝廷亦
不能討豈非以其地形便利人卒勇悍故邪

臣按彭城乃天下南北之要衝其形勢風俗物產
蘇軾言盡之矣雖然漢唐都關中此地在當時為
遠郡宋都汴梁此地在當時為陪輔其在今日則
在南北兩京之間運道所必經之地凡今天下十
三藩其九藩皆由茲以北上南出數百里則為帝
鄉興王之地祖宗陵寢所在關係非但漢唐宋時
比也臣於京輔屯兵條下請於此處立為大鎮命
大將一員統領江淮上班官軍於此守鎮一以守

護漕運一以屏蔽皇陵而於一方之盜賊亦藉是以鎮遏之則兩京有通融之勢萬里無隔絕之患而宗社之安如磐石之固矣

徽宗宣和二年建德軍青溪民方臘世居縣竭村托左道以惑衆縣境幫源諸峒山谷幽險臘有漆園造作局屢酷取之臘怨而未敢發時朱勔領應奉局于蘇花石之擾比屋致怨臘因民不忍陰聚貧乏游手之徒以誅勔為名起作亂自號聖公建年號置官吏將帥凡破六

州五十二縣戕平民二百萬凡得官吏必斷臠肢體探其肺腸或熬以膏油叢鏑亂射備盡楚毒以償怨心警奏至京師方聚兵以圖北伐王黼匿不以聞於是兇焰日熾附者益衆東南大震帝得疏始大驚乃罷北伐之議而以童貫為宣撫使譚正為兩浙制置使率禁旅及秦晉蕃漢兵十五萬討之貫至吳見民困花石之擾衆言賊不亟平坐此耳貫即承詔罷之吳民大悅

臣按盜賊之起非假衆力不能以獨為也然人各

一心心各一見而一旦欲使之同捐生以赴死夫
豈易哉蓋必有以激其怒而遂其欲不如此則怒
不可解不如此則欲不得遂此其所以捐生以赴
死而求其生於死之中將以泄其不平之氣而成
其大欲之志也方臘之反見官吏即殺之備極慘
毒蓋平日受其害欲報復之無由今故甘心焉夫
官吏恣已私以害民而受其慘毒固其所也然亦
有承上意循衆例心實有所不忍不得已而這一

時之責以為之者其罪亦當有所分哉柳宗元有言勢不同而理同嗚呼可不省哉可不念哉

元順帝至正六年兩淮鹽運使宋文瓚言江陰通泰為江之門戶而鎮江真州次之國初設萬戶府以鎮其地今戍將非人致賊艦往來無常集慶花山賊凡三十六人官軍萬數不能進討反為所敗後竟假手鹽徒雖能成功豈不貽笑遠近宜亟選智勇以圖後功

臣按自古盜賊為民害者莫如鹽徒蓋厚利所在

人之所趨不顧死生者也惟其利重所以能致人死命彼盡命以致死而我用有生路之人以禦之此所以我衆雖多而不能制其少也此事關係甚大夫國家之於鹽課蓋衆利之中一利耳其利之有無皆不係於國之重輕其害之有無而國之治亂安危實繫焉是故遠而有唐一代之禍莫大於黃巢近而前元一代之禍莫大於張士誠巢與士誠皆鹽徒也為國家遠慮者尚預思有以消弭之

母蹈昔人之覆轍而使之至於無可奈何

八年台州民方國珍為亂聚衆海上寇溫州十一年命江浙左丞博囉特穆爾討之十二年復叛殺台布哈尋命納琳討之十三年從特呼特穆爾請授國珍以徽州路治中不受命十六年國珍復降以為海道漕運萬戶未幾以為江浙行省叅政

臣按先正有言元之失天下招安之說誤之也何則人君所以立國者以其有紀綱也所以振紀綱

者以其有賞罰也賞必加於善刑必施諸惡使天下之人知所勸懲焉則治本立矣方國珍者當天
下無事之時一旦敢為亂首以為天下先為元人
計宜痛誅勦之以懲夫民之不逞者可也乃聽人
言行招安之策不徒不加以罪而又授之以官
是以賞善之具以勸惡也由是羣不逞之徒紛然
相倣效相誘脅事幸成或得以為王為伯不成亦
不失州縣之官用是盜賊蜂起而元因是亡矣雖

然豈但元哉宋人有詩云仕途捷徑無過賊將相
奇謀只是招則其來遠矣然則國家不得已而當
此時有此寇何以處之乎弭禍亂者必折其萌國
家無事之時齊民無故首興禍亂要必合天下之
力以攻之遏絕其萌使毋致於蔓衍決不可用招
安之策也萬一不得已而用焉必播告之曰除首
惡某一名不赦外自首名外其同黨有能自首及
縛其人來者皆宥其罪量加以賞焉使一世之人

皆知朝廷嚴首亂之誅的然不輕恕則禍亂之原塞矣

元末盜賊蜂起有司不能制及發丁夫開河民心益愁怨思亂欒城人韓山童倡言天下大亂彌勒佛下生河南及江淮愚民翕然信之其黨劉福通等同起兵以紅巾為號既而山童就擒福通遂破潁州據朱臯攻羅山等縣陷汝寧光息等府州衆至十萬

臣按承平之時國家有所征行戍守恒患士卒消

耗軍伍空缺稍欲編民為兵恐其嗟怨或生他變
不獨本兵者不敢主此議而建議者亦不敢啟此
言夫何盜賊一起旬月之間即成千萬是何公為
之甚難而私為之乃易易如此哉必有其故矣明
明在上穆穆布列者請試思之

以上論遏盜之機下臣按自古論盜賊者多
矣惟宋秦觀之言最為切中機要謹備錄之
以為後世之鑑觀之言曰治平之世內無大

臣擅權之患外無諸侯不服之憂其所事乎
兵者敵國盜賊而已敵國之害士大夫講之
詳論之熟矣至於盜賊之變則未嘗有言之
者夫豈智之不及哉其意以為不足恤也天
下之禍常生於不足恤昔秦既稱帝以為六
國已亡海內無復足慮為秦患者獨匈奴耳
於是使蒙恬北築長城却匈奴七百餘里而
陳勝吳廣之亂乃起於行伍阡陌之間由此

言之盜賊未嘗無也夫平盜賊與馭敵國之術異何則敵國之兵甲馬如雲矢石如雨牛羊橐駝轉輸不絕其人便習而整其器犀利而精故方其犯邊也利速戰以折其氣盜賊則不然險阻是憑鈔奪是資亡命是聚勝則烏合非有法制相縻敗則獸逃非有恩信相結然揭竿持挺郡縣之卒或不能制者人人有必死之心而已故方其羣起而速戰以折

其氣勿迫以攜其心蓋非速戰以折其氣則
緩而勢縱非勿迫以攜其心則急而變生今
夫虎之為物嘯則風生怒則百獸震恐其氣
暴悍可殺而不可辱故捕虎之術必先設機
穿旁置網罟撞以利戟射以強弓鳴金鼓而
乘之不旋踵而無虎矣至蛇與鼠則不然雖
其毒足以害人而非有風生之勇其貪足以
蠹物而非有震恐百獸之威然不可以驟而

取者以其急則入於窟穴而已故捕蛇鼠之術必環其窟穴而伺之薰以艾注以水彼將無所得食而出焉則尺捶可以致其命夷狄者虎也盜賊者蛇鼠也虎不可以艾薰而水注蛇鼠不可以弓射而戟撞故曰平盜賊與馭敵國之術異也雖然盜賊者平之非難絕之為難平而不絕其弊有二不可不知也蓋招降與窮治是已夫患莫大於招降莫深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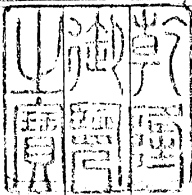
窮治凡盜賊之起必有梟桀而難制者追討之官素無奇畧不知計之所弭則往往招其渠帥而降之彼姦惡之民見其負罪者未必死也則曰與其俛首下氣以甘飢寒之辱孰若剽攘攻劫而不失爵位之榮由是言之是乃誘民以為亂也故曰患莫大於招降凡盜賊之首既已伏其辜矣而刀筆之吏不能長慮却顧簡節而疎目則往往窮支黨而治之

迫脅之民見彼汚者必不免也則將曰與其
嬰錮金木束手而就斃孰若逃遯山海脫身
而求生由是言之是驅民以為亂也故曰禍
莫深於窮治且王者所以感服天下者惠與
威也仁及有罪則傷惠戮及不辜則損威威
惠兩失而欲天下心畏而力服堯舜所不能
也夏書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汚俗咸
與維新蓋渠魁盡殺而罔赦則足以奪姦雄

之氣脅從污染不治而許其自新則足以安
反側之心夫如是天下之人孰肯捨生之塗
而投必死之地哉嗚呼自古建平盜已亂之
策莫有過於秦觀之論者其論三篇後篇即
蘇軾代李琮所草之疏也國家為治誠能輕
徭薄賦省刑戢吏遇有水旱即與賑濟自無
盜賊之生發矣不幸而有焉方其初起未成
之時即速與剪除不容少緩若其氣勢既成

必須委曲計慮不可有輕之之心臣自出仕以來嘗三見反寇矣其初也皆以官軍輕之反為所敗資以器械甲兵其勢遂張大殆其後也復調官軍懲前日之敗往往持重堅守彼遂墮吾計中一舉而滅之此已然之明效也何則蓋盜賊之初起也所以扇惑乎平民鼓動其惡黨者皆曰朝廷之政令不行衛所之官軍素怯城池之守備不固輒與之尅期

曰某日攻某城又某日攻某城不旬月而吾
之事成矣既而至期皆不應焉則衆見彼言
之無驗謀之無效而知其事之決無成自然
解體而散矣由是觀之秦觀所謂平盜賊與
馭敵國之術異驗於臣之所見尤信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三十八